

一个关乎“特型”的故事

□苗得雨

我曾几次意识到，又久久没当回事，不久前，还有老友在电话中说“你像谁谁谁……”

去年冬天，我出了一本诗集《沂蒙山，家乡的歌》。这曾是家乡地区史志办准备出的红色文化丛书之一，因为32万元的经费没有筹集到，没出成。我的这本诗集，在东北的朋友帮助下，出版了。书是重新设计的，前面附了九十多幅老照片。偶尔端详，发现其中有两三幅颇有些像毛主席的味道。一幅是与诗友曹谷溪在延安宝塔山下仰望，一幅是自己在家乡邻县许崖水库品赏舒同题字，还有一幅是在家乡邻县采访。后两幅均是侧面像，从发型、脸盘、身高到神态，都还真有那么点味道，真是应了家乡人那句习惯语：“咳咳，您都说！”意思是：怪不得你们都那么说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呢！

于是，我联想起几个记忆片断。1964年，我在高密西姚哥庄搞社教，一次骑自行车去贺庄水库劳动，当到了一个村庄头上，一群孩子忽然一齐呼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”把我喊愣了，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，骑上车又继续走。第二次，1987年出国访奥地利，一天在一个湖边，一个壮年汉子老端详我，这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，我便两手向腰间一掐，那汉子呼道：“毛！毛！”

那些年我参加全国社团活动较

多，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方面的、中国新文学学会方面的，还有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方面的。在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一次年会上，一位老友领来一位艺术界人物，当面动员我去当特型演员。我知道北京有关部门是有这么个地方专门培训特型演员，我见过几位。那位同志说：“已经观察几次了，发现你基本条件比较好，不大用怎么化妆……”我想，我虽然搞农村剧团演过戏，但毕竟不是专业，多年的专业是文学，重点是写诗。我说：“我还得写诗啊！”跑上几年“单帮”不怕，权如当年去华东文艺创作队创作两年，去北京文讲所学习两年，主要是我心中有数。我写过几篇研究特型表演的文章，认为特型不但要求形似神似，还要演出“这一个”，就是“你就是你了，不要演了，这不演实际上是更高的演”。我举过一些例子，从前苏联演过列宁的史楚金与施特劳斯相比，我们的唐国强与古月等相比，不在谁更像本人，而在是否放开了、演活了，人们承认“他就是了”。毛主席是很有个性、有脾气而又心胸开阔的。皖南事变时，他朝南方大骂一句：“蒋介石，我尼阿你娘！”联系“文革”前大家都知道的，毛主席说到两岸和平统一后，让“蒋委员长”“当我们的委员长”（近读报纸几篇忆文，证实了此说）。我觉得谁若演毛主席，演出有脾气又如此大度，谁就更接近毛主席

些。古月老文约约地端着架子，像是不敢演似的。最近，《寻路》中的一个新手倒是演活了当年的毛泽东；王霁开始还放得开，老来在《陈云》中演的毛主席，竟手脚不敢动了，也如另外一些人似的，“廉颇老矣”了？据知，现在特型演员已成了即将消失的事物。专干的，还有一两位，许多都已年老，年轻些的唐国强、刘劲等，是多方面的演员，不能专搁在“特型”里。

内心的这样一些想法，才没让我的“差一点”去“差”成。其实，真当了“特型”，我也放不下写诗。我多年在什么情况下都误不了这行当。如许多会议记录本，后面都有诗的草稿。有一个小故事：我左手抱着老三，脚上蹬着小孩车里的老二，地上玩着老大，桌旁收音机里放着音乐，我还和对面一个邻家小伙拉呱，一边右手在写诗……我的好多诗是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写出的。“我还要写诗啊”，实是一个托词，心中有数主要的。艺术表演就是艺术表演，不是谁像谁就一定能演好的。唐国强、刘劲等都是老演员，前苏联的史楚金还是功勋演员。以后不再专门培训“特型”，看来势在必行。生活中“秀一秀”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世上谁像谁的情况很多，是正常现象。其实，就是双胞胎，细看差别也很大，不用说光“像不像”了。所以，我那故事，也就是个故事吧！

那一年偶遇桑兰

□李洁

为了恢复遭遇车祸的身体，我来到了北京康复医院。那是1999年的春天。一天，正在PT室做训练，有人叫桑兰从美国回来准备来康复中心治疗了。这个消息让大家都很兴奋，不单是因为桑兰是大家喜爱的体育明星，更因为有桑兰在身边，近水楼台，或许从她那里能传来脊髓损伤者的佳音。

这是中国最大的康复医院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好多名人。前著名女子速滑运动员、世界冠军叶乔波也在这里做康复治疗。在PT室的门口，经常与她相遇。拄着拐的叶乔波一点儿明星架子也没有，她总是笑嘻嘻的，见了谁都打招呼。或许名人见多识广，心理素质很高，历经磨练，伤痛只当风吹帽，他们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超人的毅力和心态。

第一次见到桑兰着实让我大吃一惊，好瘦小的女孩子呀，像一个没有完全发育的小学生，她坐在轮椅中，让人好不怜爱！

那天早晨九点，桑兰由妈妈推着准时走进PT室。医生对桑兰有特殊的关照，毕竟她是名人，由PT室最好的高个子老师负责桑兰的训练。桑兰不愧为世界操冠军，她上下床轻松自如，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助。桑兰如一只轻燕从轮椅移到平衡床上，然后躺下。医生在她的身上绑上三道宽大的皮带，按动电钮，床开始慢慢升起来，一直升至站立状，桑兰贴在

站立床上，嘻嘻地笑着。

站起来桑兰像一个活泼的小女孩，她的嘴角有一颗痣，她一笑，嘴咧开好大。桑兰特别爱笑，笑起来眼睛眯着，真是可爱。桑兰将两只软绵无力的胳膊举起来，她的手指有些弯曲，这是颈椎损伤病人的特征。

开始训练。医生将一个篮球筐放在桑兰的不远处，发给桑兰一个篮球，桑兰伸出软绵绵的双手，笑嘻嘻地伸手接住，开始投篮。虽然篮筐离桑兰只有两步远，但是桑兰还是没有投中。球掉在了地上，桑兰咯咯地笑。男医生弯腰拾球，不厌其烦地再将球发给桑兰。

好了，休息休息吧！男医生扶着站立床，跟桑兰聊起天来。男医生问桑兰有多高，桑兰咧开大嘴，笑着说：可能1米48吧。一位男医生拿了一条皮尺过来给桑兰量身高，“哟，真的1米48啊？！”桑兰举起软绵绵的双手，耍赖似的说：“再量！再量！”桑兰一脸调皮的样子。

我在桑兰对面的PT床上做训练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笑吟吟的桑兰。桑兰天真快活，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，我从来没有看到桑兰愁容满面的时候。或许，桑兰还小，很少思考将来吧？或许，小小的桑兰跟我一样，不愿意将脆弱展现给外人看吧？

桑兰的手术是由美国著名的脊髓专家怀特·扬主刀，应当说，以桑兰的伤情，她恢复得还是不错的。

PT室是一个信息中心，病人们相聚一起，无论你是高官还是平民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间有了非血缘关系的亲近。无论哪一个，一日不见，格外担心。好几天不见桑兰了，有病友相约一起去看桑兰。那天，我没去，因为我跟桑兰不熟。

回来的病友说桑兰烫伤了。由此，桑兰也不能参加残奥会了。

晚上，我在医院的大厅练习走路，走得无力了，赶紧坐下来到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。儿子接的。儿子说他今天数学考试全班第一，老师在班上表扬了他。这时，老公抢过电话，“老师还说：多亏他爸爸教育得好！”儿子立马纠正：“这是爸爸自己编的。”听到爷俩欢快的笑声，就像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，让我浑身又有了力气。

桑兰又来了！相逢便是缘，有的病人赶紧抓紧时间要求跟桑兰合影留念。昔日的世界体操名将者不拒，笑嘻嘻的，跟邻家的小妹妹一样。桑兰高高地“站”在站立床上，站在她身边的病人比她矮了许多。桑兰伸出两个手指，举成V字，拍照的人一起喊：茄子。一张留念照便定格了。

要求跟桑兰合影的病友多了起来，桑兰也有不愿意的时候。她的小脸一扭，不照！在桑兰对面的PT床上训练的我，原本也想跟桑兰合影留念的，看到桑兰这个样子，就打消了和她合影的念头。

□高原

只要有恒心、有毅力，坚持不懈，将来一定会梦想成真。”当时我听了这句话，很感动，也很受鼓舞，甚至有热血沸腾的感觉。在我思想迷茫、彷徨的时候，在我的情绪跌到低谷的时候，正是这句话牵引着我走出黑暗，走出浑浑噩噩，迎来了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。

老天有眼。在30岁那年，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；34岁那年，我和一个青岛姑娘牵手，并在租来的房子里安了家；38岁那年，我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；43岁那年，我通过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”获得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，还被评为优秀毕业生。现在，我和妻子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处小房子，总算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真正的家。在这个简陋的小家里，我、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过着平凡而快乐的日子。

苦难是我的财富

【性情文本】

在寒冷的深夜里，我穿着旧棉袄，秉烛夜读《丘吉尔传》。在这本书里，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苦难，是财富还是屈辱？当你战胜了苦难，它就是你的财富；可是，当苦难战胜了你的，它就成为了你的屈辱。”这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说得真好呀！

二十多年前，经过“黑色的7月”（那时候高考在7月进行），名落孙山的我跟着本村的叔伯兄弟，从鲁西北农村来到省城济南打工。刚开始，我们在东郊一处学校的工地上做小工，后来工地转移到市区的一所大学内。当时，我由于没干过体力活儿，经常受到大工师傅的指责。建筑队的队长是一个面色严厉的中年人，也来自农村，但他经常当众讽刺我：“工地上不养老，也不养少！”一些打工妹也善意地揶揄我：“高中毕业生，干啥啥不中！”在工头的讥讽和工友鼓励下，

我很快适应了建筑工地上工作和生活。我学会了用独轮车推沙子、水泥、砖头和石块，像别人一样，夏天光着脊梁干活，冬天也不穿棉衣。我身上的书生气一扫而光。

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，我看到了城市的繁华，也看到了繁华背后的陋巷与生活的艰辛。不久，高楼变成城市的一道风景线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了文化西路上的清洁工；紧接着，又到饭馆里当上小伙计。最后，我成了“破烂王”，而且一气干了十年。

在省城收破烂的十年里，我遇到了不少好人。他们有知识、有修养，善解人意，交谈起来常常赞同我边打工边自学的方法。一天，在聊天时，济南柴油机厂的退休工人奚师傅对我说：“小高，你现在受苦受累，起早摸黑，捣鼓这些破烂东西，业余时间还坚持看书、写作，真不容易！

【悠悠我心】

我的京剧缘

□卞奎

其实，我原先并不是一个很笃诚的京剧爱好者。我的戏剧音乐热点，更倾向于观看话剧、歌剧、歌舞剧、清唱剧，以至到了后来，还真干上了文工团，搞起了音乐。但这并不能说我与京剧没有缘分，恰恰相反，我的京剧缘可以追溯到我的孩童时期。

那时，我的父亲是个顶级的京剧票友，光他积攒的百代唱片公司各类京剧唱片足有200多张，诸如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金少山、马连良、言菊朋……应有尽有。每每他有空暇，还会带我去青岛当时的两大剧院——永安大戏院、华乐大戏院，去看上几场他所喜欢的名角流派的大戏。当然，我乐意跟他去看京剧，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赚点糖和瓜子，散戏之后再喝一碗小摊上的馄饨，回家路上听着父亲哼上几句京剧也很惬意。

最令我吃惊的是，有一次我们家搬家，我约了几个同学帮我们搬东西，他们竟然找出了我父亲柜子里的京胡、京二胡、月琴玩了起来，后来我才知道那叫“三大件”。足见我父亲这个票友花了多少心思。

我父亲的职业是在省城的一所大学里教授植物学，他的敬业是很为师生们称道的，但他每每暑假回岛城，业余生活很活跃。整个假期总有一个和善的朋友造访他，我父亲让我叫他刘伯伯，并告诉我，刘伯伯是一代京剧名角，是青岛一家京剧团的团长，京剧大师周信芳的亲戚。父亲和刘伯伯在一起大谈什么《空城计》，高唱“我坐在城楼观景……”看来十分投机。懂事了以后，我才悟出父亲的确不是一般水平的票友。

我的京剧实践是到了大西北的一家建设兵团文工队才有了很多机会。当时大演革命样板戏，诸如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杜鹃山》。我们是乐队的，搞伴奏，有时缺了人手也跑跑龙套。

我又一次和京剧结缘是改革开放后，我在台湾的叔叔回大陆探亲，我又一次和京剧亲密接触。我的叔叔，竟然也是个老京剧迷！叔叔让我专门陪着他到京城的前门大街去买了一套锣鼓家把什，要带回他在台湾的京剧社。他的热情表现是走一路唱一路，引得游客们或喝彩或吃惊侧目。那年我领他去了济南趵突泉公园的戏台子前，看了出裘派花脸戏，大戏散场，他激动地和那位饰演包公的演员合影留念，说是要带回台湾，让他的戏迷哥们儿看看……

我与京剧结缘的高潮，或许还可以追溯到几年前：2008年深秋，省城承办中国第五届京剧艺术节，一时间，名角如云，好戏连台，我岳父托人搞了两套观摩票，一定要我陪他看戏。照实说，那几日又是传统戏，又是现代创作剧，美不胜收。现代戏《江姐》的唱腔借鉴了歌剧的一些因素，很是脍炙人口，以至看戏归家的路上，我的老岳父也哼唱了几句“红岩上红梅开”，令我刮目相看。

一次次爱人和剧目的熏陶，我终于也喜欢上了京剧。过去觉得京剧那咿咿呀呀的唱腔，半天唱不完一句，很是啰嗦，如今渐次品出了唱腔曲折含蓄的韵味，诸如梅派的浏亮，程派的委婉，也都能欣然接受。因为教了几个弟子拉提琴，我还抽空将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的唱段改编成了一首小提琴曲子：“看帐内大王和衣睡稳，我这里出帐外……”其旋律蕴藉多情，配以和声及急速的分解和弦，效果挺好，弟子们也很喜欢。曾给我京剧启蒙的父亲、叔叔和岳父均已作古，在天上他们倘能听到我的小提琴版《霸王别姬》，也许会开怀大笑呢！

大众讲坛预告

农民歌手贾崇珍的欢歌人生

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村青年，自幼酷爱声乐艺术，空闲时的业余爱好就是学习唱歌。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20多年练出了一副好嗓子；他是郓城县志愿者协会成员，经常骑着摩托车跟随县志愿者协会到敬老院、聋哑学校、贫困村义务唱歌献爱心。当地老百姓称他为爱心歌手，他就是郓城县农民歌手贾崇珍。

去年冬天，贾崇珍凭着扎实的演唱实力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夺得电视台乡村偶像总冠军。可他并没有把得到的3万元奖金带回家去，而是全部捐献给贫困村修了一条800多米长的石子路。12月21日（周六）上午9:30，大众讲坛邀请郓城县农民歌手贾崇珍，为我们讲述他的歌手之梦以及他作为志愿者的感人事迹。

讲座时间：12月21日（周六）上午9:30

讲座地点：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咨询电话：85590666